

70后作家访谈

对于人和事多想一想，让简单的东西复杂起来，让清楚的东西一言难尽起来，这是作家应该有的能力。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有风格的，但风格也应该是自发生长出来的，你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存在什么“追求风格”。

石一枫：用繁复的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

■本报记者 舒晋瑜

借用石一枫的书名，近年来他的创作基本处于一种“特别能战斗”的状态。而他笔下的人物，似乎更“能战斗”，顽固地坚守着某种信念。《地球之眼》中的安小男，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的陈金芳，《特别能战斗》中的苗秀花……1979年生于北京的石一枫，被人称为“新一代顽主”，他的语言讽刺而幽默，思考的却是如何讲述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。

石一枫的故事中，通常有个“我”，“我”往往比小说实际上的主人公复杂。石一枫承认，很多时候“我”其实就是自己的折射。《恋恋北京》里有他，《我妹》里有他，《地球之眼》里有他。这个“我”越丰富，我写出来的东西也越丰富。比如在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里，这个“我”就通过陈金芳来认识自己。他不要面对工作、爱情，他还要面对自己生活的时代……这类人是社会里的边缘人，他们能看到比别入更多的社会。”

也因此，评论家孟繁华深感震动：“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、复杂的情节、故事，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，呈现我们内心深感不安、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。一个耳熟能详的，也是没有人在意的社会秩序和做人基本尺度的道德问题，就在这《地球之眼》中被表达出来。”

石一枫：在创作谈中，你谈到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是在“开眼看社会”的心态下写出来的小说。那么此前的作品是一种怎样的心态？

石一枫：之前写的东西里还有年轻人的通病吧，觉得自己的事儿特大，很想表明态度但又免不了故作姿态。写法上也简单幼稚一点儿，除了有些中短篇，大部分都是青春小说的路子。

中华读书报：如果请你分析一下自己的创作，可否谈谈自发表作品以来，自己的创作经历了哪些变化？

石一枫：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开始的，从讲个人的故事，变成讲社会的故事了。现在也想再变变，在写法上更完善一些，不过有没有那个能耐不好说。

中华读书报：看你笔下的陈金芳，觉得她特别可怜，又觉得她值得尊重。不论她的选择对与错，那种对命运不甘屈服的挣扎与奋进让我敬佩。“世间已无”，是一种无奈的告别，也是一种忧伤的惋惜。你眼中的“陈金芳”，是怎样的一类人？当你“开眼看社会”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这种深度的发现，让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变化？

石一枫：陈金芳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吧。想过得有点儿，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，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，近乎一种宗教情结，恰恰时代又给了我们机会。陈金芳身上或许能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，比如大城市的发展，比如财富对人的异化，比如社会阶层的分野，这些也是我熟考虑的问题。类似的思想我不敢说深入，但不能回避。

中华读书报：再谈谈《特别能战斗》吧？是什么契机触动你写一部这样的作品？

石一枫：还是因为生活里有这样的人和事。北京大妈是一个无比鲜明的形象，甚至成了某种符号，跟物业公司扯皮死磕，估计也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。

中华读书报：如果说陈金芳代表了“北漂”，安小男代表了知识分子，苗秀华则代表了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你如何看待“北京大妈”？对于这种特别能战斗的精神，你持怎样的态度？这种精神在当下的社会，你觉得能赢吗？

石一枫：对于北京大妈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拿人家说事儿，拿人家逗乐这种心态特别不好。谁都有劣根性，说不准谁比谁更可笑呢。而我们的社会似乎的确存在着一个悖论，年轻人暮气沉沉，中老年妇女反倒挺爱憎分明而且精力充沛的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分析起来可能还挺复杂。至于战斗精神，一度是中国人的主流精神，而我写想的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今天社会里的处境，输赢的问题没必要太关心，希望它能改变什么也不现实，但个个意味值得琢磨。

中华读书报：苗秀华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，斗到了退休。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和物业公司的斗争，带领业主们解雇了原先态度恶劣的物业公司。此后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想要一手掌控新的物业公司，于是原来的战斗又成了新的战斗中的对立双方。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种转变？

石一枫：如果没有最后这个转变，我想这篇小说也就没必要写了。对于人和事多想一想，让简单的东西复杂起来，让清楚的东西一言难尽起来，这是作家应该有的能力。

中华读书报：今年3月《收获》刊发了你的《心灵外史》，涉及传销团伙事件的描写。为什么以“心灵外史”命名？你觉得自己通过作品想要传达什么？

石一枫：《心灵外史》这个题目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给起的，正好张承志有个名著《心灵外史》，写的是信仰，我写的是盲信，只能算外史，我觉得起得非常贴切。这部作品本质上还是社会问题小说吧，只不过涉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精神领域的问题。

中华读书报：很多人视你为“京味作家”，你如何看待这一命名？

石一枫：我同意，毕竟是用北京话写作，言说事物的方式也是北京特有的。当然和北京相关的写作本身也很复杂，分门别类也好几个路数呢，这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有关。此外也想指出，老舍之所以是老舍，王朔之所以是王朔，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，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写了点儿北京老市民和大院儿子弟的生活，还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反思，而这是任何优秀作家都应该做到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可否谈谈自己的文学营养？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对自己的创作各有怎样的影响？

石一枫：我在大学中文系念到硕士毕业，算是科班出身了吧。书应该算看过几本，真要那种爱扯洋书洋事儿的人“盘道儿”，大尾巴狼装不了，小尾巴狼勉强也能装两下。要说对写作的影响，中国、外国的文学影响肯定都受过，开卷有益么。中国古典小说肯定是喜欢，西方的小说更喜欢英语国家的。但更不可忽视的影响应该还是来自当代文学，尤其是那些最当下的，还没有被经典化的文学作品。表现正在发生的时代变化，这对作家而言是最最重的责任，也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责任，而如何言说当下，言说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成败得失，这些

教益恐怕只有同时代的作家才能给你。没兴趣再抱着本号称的“经典”就当武功秘籍练，这让我挺欣慰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你怎样看待“大院文化”，“大院文化”是一个圈子，这个圈子中的作家，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气息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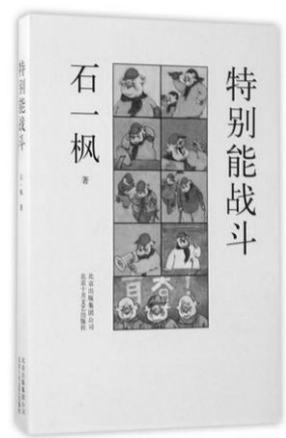
石一枫：类似生活环境里出来的作家，想必还是有共同的气息。我现在还在以军属的身份住在部队的院儿里，日常生活决定了我熟悉什么、生疏什么。但放在比较长的时段里看，现在大院儿里孩子的状态、心态和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就拿一个简单的事儿说，以前大院儿的孩子上完中学就能当兵，别的孩子都得插队，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。现在甭管什么人都得参加高考，大学毕业找工作上班，大家在出路没有什么不同，面对的困境也没有不同，那么精神状态也就差不多了。我不觉得我所写的人物因为部队大院儿的背景就有多么特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对于语言，你有怎样的追求？

石一枫：还是以清晰的表意为第一要求，最好能再生动点儿，至于其他方面，比如腔调、风格等等倒没太多追求，尽量和口语的气息保持一致就行。我觉得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有风格的，但风格也应该是自发生长出来的，你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存在什么“追求风格”。憋着劲儿硬追求出来的风格大多是虚假的，甚而还是虚伪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可否谈谈自己在创作是否有规划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前景？

石一枫：也没太多规划，对什么



《特别能战斗》，石一枫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，29.80元

事儿有感想就写点儿什么事儿，最好长篇和短篇的作品交叉进行，节奏上也是个调剂。现在比较庆幸找到了一个比较明确，自己也感兴趣的领域，以后会做些更深入思考。至于有多大前景，那不是我说了算的，所以也不琢磨。

中华读书报：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？

石一枫：当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。和八十年代比起来，写小说尤其是纯文学的小说这个行当虽然越来越不被认可了，但说到底还是个大艺术，一个人写一群人看，所以从事这事儿归根结底也是伺候别人而不是伺候自己。一切只对自己负责或者说只对抽象的“文学”负责，那需要格外强大的自信和决绝的意志，我不大赞成那种态度，但也挺羡慕持这种看法的作家。



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的重要性在于作者通过系统地梳理与全面的描述，对当代军旅文学作了全景式勾勒与总体性评价，书写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，弥补了当代文学史中忽略军旅文学的明显不足，恢复了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。

军旅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

■白 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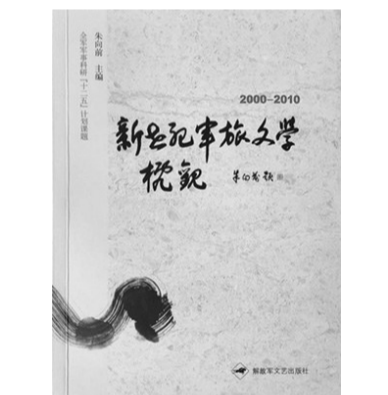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的军旅文学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，具有特别的功能与意义。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初期形成，文学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盛不衰，都与军旅文学密切相关。1949年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，与会代表824人，以部队代表为主的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华中几大解放区的代表达到499人，占了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多数。这些来自部队的文艺人才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领域最为基本又最具活力的主力军。来自部队或由部队转业地方的作家，因为经受过一定的战火锻炼，有着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出自他们之手的文艺作品，往往在“出于生活，高于生活”上独具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。以吴强的《红日》，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，曲波《林海雪原》，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冯志的《敌后武工队》，杨朔的《三门峡江山》等为代表的战争题材小说，在17年间成为与农村题材小说并立的两座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军旅文学是当代文学的摇篮，也并不为过。与军旅文学的这种特殊地位和重要贡献相比，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，特别是当代文学史写作，对于当代军旅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轻视了，或者低估了，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文学史地位。因此，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研究，尤其是他的《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》和这部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，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其重要性就在于他通过系统地梳理与全面的描述，对当代军旅文学作了全景式勾勒与总体性评价，事实上以他的方式书写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当代文学史中忽略军旅文学的明显不足，恢复了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。

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这本书，在出版之前曾看过电子版，当时就令我大为惊讶。这部著述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为考察对象，分门别类地概述和研究了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批评、话剧和电视剧、电影十年以来的主要创作实绩与取得的艺术成就，并就代表性的作家和代表性的成果，进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评说。这种多门类、跨题材的考察与把握，既需要长期的跟踪研究与资料积累，又需要一定的比较研究和较强的综合能力。这个看似平常，实则很干不了，也做不好。因为，它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与阅读积累，同时还需要对军旅文学的深厚热爱和充沛激情。但这一切，领袖的朱向前全都具备，他领导他的团队发挥了集体的力量，完成了这个看似难以完成的工作，而且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学术答卷。可以说，由于作者团队长期以来从事当代军旅文学的跟踪研究，在军旅文学研究上具有较高的素养，在撰写此项目之前又做了充分的资料收集和问题梳理，最终完成的著述，具有宏观的视野，全面的观照，精到的评说，具有较高

的学术水准。概要地看，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在三个方面有着突出的特色。其一，是在军旅文学的界定与把握上，采取了一种宽严适度的尺度，所选论的作家与作品，既以部队作家为主，又不限于部队作家，适当关注了写作军旅文学的地方作家。因不限于军旅作家的军旅作品，就使著述在军旅文学的观照上，视野更为广阔，视界更为宏观，实际上构成“当代中国军旅文学”的总体巡礼与系统论述，而在这种大视野、大背景下论述作家作品、军旅文学的总体风貌，不同板块的不同形态，不同代际的各自风采，以及作家个人的艺术风格等，都置入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，在比较评述中各显其长，给人以的印象更为分明和深刻。

其二，是在不同体裁的分类研究中，注重横中纵、宏微相分，既在每一文体的研究中，先以“概述”作以总体描述与概说，而后分列问题评述具体创作走向与作家作品的学术水准。其三，是这部著述的相关部分，收入了获奖书目与篇目（剧目等），当代军旅作家以及写作军旅文学的地方作家简介等。有了这些评述与评奖的资料和作家与作品的资讯，就使得这部著述在学术性之外，增强了史料性，兼具了工具性。这对于人们深入了解军旅文学和研究军旅文学，都会大有裨益。总而言之，朱向前领衔主编的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，史论结合，论评相间，内容丰盈，编排科学，见解深入，表述清爽，实为当代军旅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，并且因为出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，因而又具有相当的权威性。

我还有一个希望，那就是这些年年的军旅文学，在靠近严肃文学的



《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》，朱向前主编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，45.00元

创作之外，还有一种靠近通俗文学的写作，比如依托网络平台兴起的类型化网络小说，就有军事一大类，包括民间抗战、特战、谍战等等。因为这些作品较多改为电视剧，在社会和受众中影响很大。这一块不同于传统形态的军旅文学，怎么观察，怎么考量，怎么看待，都需要评论的介入与批评的引导。这一类军旅文学与文艺作品的研究，目前还是空白，希望朱向前团队里的年轻成员多关注这样一些新的文艺现象，能就这一类军旅文学与文艺的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《青草湾》是一段涉及选择的讲述，它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小读者带入情境，又在两难情境中触及小读者的情商，探询他们的情感倾向，巩固他们的善意和良知，使他们懂得珍爱生命，看重感情，使人们的心变得柔软起来。

乡村少年与芦花鸡的故事

■胡 平

作为一部荣获2016年冰心儿童图书奖，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的长篇小说，张吉甫的《青草湾》以温馨、浪漫的叙事见长，养人心脾，值得向少年儿童读者推荐。

给孩子们看的书与给成年人看的书不同，不能写过于复杂的事物，譬如关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化、哲学等领域太深层的事物，孩子们看不懂也无兴趣。但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又必须由浅入深，深入浅出，使少年读者从他们熟悉的场域里读出一二别样的味道，一些有益于他们认识这个世界、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健康观念的东西，一切皆在潜移默化之中，所以写好也并不容易。《青草湾》做到了这一点。

这部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写“玩”，一位乡间少年东方和他伙伴怎么玩，玩什么，玩得高兴不高兴。他们处在学龄前，又不必帮大人干活，就玩得亦乐乎——读到这些，就已经使现在的孩子们感动了。金色的童年本来就是应该是玩耍度过的，天性所致，但现在特别是城里的孩子们，从胎教开始，从幼儿园起步，都早早被纳入学习与竞争的轨道，常体验到童年的残酷。书里的孩子们生活在过去的年代，他们玩碰鸡蛋、养鸡、逮黄鼠狼，粘知了，斗蚂蚱，捉萤火虫，无忧无虑，令人羡慕。玩，是儿童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，这一主题在《青草湾》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城里少年读到这部书，可以从书中尽兴的描摹里领略到孩童本真的种种乐趣。

东方的童年是村庄的童年，也是亲近大自然的童年。家里养了鸡，他与一只大芦花母鸡结下了深厚友谊，小说便主要围绕孩子与母

鸡的情谊展开，线索单纯，也很集束，好读。这种小说和城市小说不同，城市小说中，城里孩子们虽然可以同小猫小狗作伴，但毕竟缺乏大自然背景，城里的狗和猫也显得隔阂孤独。《青草湾》中，乡下的鸡不吃合成饲料，吃稻谷、肉虫、知了、蚂蚱，小主人因为它们四处觅食，就展开成故事，这故事是清澈透明的，散发着田野的芳香，也沁润着小读者们的心肺，使他们感到莫名的亲近。人的原始记忆，总是和山峦河流草木相联系。

一位外国女作家说：“我活得越长，就越喜欢动物。”大约因为动物不仅常与人类感情交流，而且与人相比，是天生没有坏心眼的生灵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书中的孙二嫂，小时候未必不好，在社会上混的时间长了，便沾染一些恶习。她把东家两只小鸡圈在自家院里，主人发现后前来

索要，她不肯承认，也不肯放归，反而指手划脚，大骂出口，还打了东方，与姥姥扭作一团。这样的人类，与动物相比并不更高尚。那只来偷鸡的黄鼠狼，起初被东方恨恨，东方请甘福来对付它，设了夹子夹住了黄鼠狼，但两人看它可怜，又都不愿处死它，只想给它个警告，于是打开夹子将它放走。黄鼠狼并不坏，它只是饿了才来农户家偷鸡，相比孙二嫂，更加无辜，也更为懂事，临走时还向放它的人作了个揖。在这类情节里，作者含而不露地向小读者们传达了某种态度，关乎是非，也关乎善意、同情和爱。

那只大芦花母鸡也是不会说话的，东方将它抱去五奶奶家，拴在树下时，它心里能感到不祥。随着双腿，拍打翅膀，使劲挣扎，让东方心里特别难受。五奶奶病得很重，需要吃十年以上的老母鸡营

养，姥姥便要东方将大芦花送去。作品在这里形成了高潮，结局是，五奶奶不肯吃东方的大芦花，望月爹找了其它办法替代，使大芦花回到了东方的怀抱。

这是一个关于东方和大芦花非常情谊的故事，结尾处关系到伦理的选择。在人与动物间，也存在善与不善的选择，就像在城市社区里遇到的那样，居民们对待流浪猫狗的态度迥异，有人厌恶不已，非要用棍子将它们除尽，有人则每日按时为它们喂食。《青草湾》的讲述是一段段涉及选择的讲述，它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小读者带入情境，又在两难情境中触及小读者的情商，探询他们的情感倾向，然后以行动的情节鼓励和巩固他们的善意，浇灌小读者的良知，使他们懂得珍爱生命，看重感情，使人们的心变得柔软起来。



《青草湾》，张吉甫著，青岛出版社出版，22.00元

这样的作品，当然只有出生在农村的作家才能熟门熟道地书写。作品里还有许多关于乡间动物的趣事，如蛤蟆钻在鼈壳里乱跑，被人看到，发现了一桩案件；蝗灾来到时，鹅和鸭子比鸡更能啄食蚂蚱；蚂蚱化身的客人只知一年有四季，因为他没见过冬天等，都是充满童趣的。不能小看这些内容，它们丰富了作品的田园色彩，烘托了人物的环境氛围，为少年读者喜闻乐见。